

新編諸子集成續編

中華書局

鶡冠子校注

014035558

B223
34



鵑冠子校注

新編諸子集成續編

中
華
書
局

黃懷信
撰



北航

C1722787

B223
34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鵠冠子校注/黃懷信撰. —北京:中華書局, 2014. 3
(新編諸子集成續編)

ISBN 978 - 7 - 101 - 09295 - 0

I. 鵠… II. 黃… III. 道家 - 研究 IV. B223.0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64308 號

責任編輯: 石 玉

新編諸子集成續編

鵠冠子校注

黃懷信 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13½ 印張 · 2 插頁 · 260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2500 冊 定價: 42.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9295 - 0

新編諸子集成續編出版緣起

新編諸子集成叢書，自一九八二年正式啟動以來，在學術界特別是新老作者的大力支持下，已形成規模，成為學術研究必備的基礎圖書。叢書原擬分兩輯出版，第一輯擬目三十多種，後經過調整，確定為四十種，今年將全部出齊。第二輯原來只有一個比較籠統的規劃，受各種因素限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發生變化，有的項目已經列入第一輯出版，因此我們後來不再使用第一輯的提法，而是統名之為新編諸子集成。

隨着新編諸子集成這個持續了二十多年的叢書劃上圓滿的句號，作為其延續的新編諸子集成續編，現在正式啟動。它的立意、定位與宗旨同新編諸子集成一脈相承，力圖吸收和反映近幾十年來國學研究與古籍整理領域的新成果，為學術界和普通讀者提供更多的子書品種和哲學史、思想史資料。

續編堅持穩步推進的原則，積少成多，不設擬目。希望本套書繼續得到海內外學者的支持。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九年五月

序言

黃懷信教授從事古代文獻研究多年，近期集中心力，完成鵷冠子一書的校注，將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是對諸子之學的一項重要貢獻。

自西漢儒學定於一尊以後，諸子的傳習研究長期處於次要甚至從屬的地位。直至清代中葉，儒家經學的神聖光輝逐漸減褪，諸子之學纔重得振興，然而學者的研究仍祇能先從子書的整理校勘出發，至於其思想涵蘊的探討，則要到清末民初，經學衰亡，始能深入進行。隨着學術史、思想史、哲學史等現代學科的建立發展，諸子的整理研究更覺必要，許多前輩學者投入這方面工作，著述衆多，特別是近三十年，成績更爲顯著。試取中華書局過去印行的諸子集成及同時期類似注本，與近年出版的新編諸子集成和新出種種注本對比，就很容易看出其間積累進步的趨勢。

新編諸子集成開始分別出書以來，每種後面均附有新編諸子集成擬目，便於瞭解這一套書的概貌。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在擬目中，同過去諸子集成一樣，是沒有鵷冠子

的。出現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是極少有學者專門對鵷冠子整理校勘。

鵷冠子雖在漢書藝文志已有著錄，但後來的流傳可說是不絕如縷。唐代柳宗元作辨鵷冠子，斥之爲「盡鄙淺者」，認爲是「好事者僞爲其書」，後來晁公武、陳振孫、王應麟等等都遵從柳說，其書之僞於是成爲公論，沿襲至於現代。甚至爲鵷冠子作注釋者，也要聲明其爲僞書，祇是「不盡僞」而已。因此，我曾說這部書是「先秦諸子中命運最乖舛的一種」（讀鵷冠子研究，人文雜誌二〇〇二年第三期），自然罕有人顧及。

現在校勘注釋鵷冠子，有以下幾點難處。

首先是缺少善本。鵷冠子的傳本，主要是宋陸佃注本，有四部叢刊影印的明翻宋本和道藏本，然存在不少訛脫，更早僅有羣書治要摘引的一部分。舊爲傅增湘先生收藏的所謂唐寫本鵷冠子殘卷，早已證明爲僞，傅熹年先生前些年曾以其照片賜示。現在齊齊哈爾圖書館的唐寫本殘卷，據云與傅氏舊藏的中間部分大致相同，包括本文及注，恐也不足憑信。

其次是没有佳注。陸佃注雖爲後人依據，但失於簡略，以致被學者譏爲「循文敷衍」。此後幾乎無人爲此書作系統注釋，祇在清末以下，有王闓運的鵷冠子注、孫人和的鵷冠子

舉正、吳世拱的鵽冠子吳注，也都不够詳盡。一九七四年，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張金城博士的學位論文鵽冠子箋疏，次年刊登於該所集刊第十九號，輯集各家，有一定規模，惟仍有不理想處。新編校注，在不少方面沒有充分憑藉。

鵽冠子書本身的特點，也造成校注的困難。其一是在語言，作者鵽冠子，據漢人記述係楚國隱士，從而書中存在許多楚人方言詞語，與當時其他文獻多有不同。其二是在學說，如明代宋濂諸子辨所言：「其書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儘管主旨仍屬道家，却吸收了不少陰陽數術的因素，於是更爲晦澀費解，使一些學者即使對此書有興趣，也不得不望而却步。

學術界對研究整理鵽冠子的要求正越來越迫切。發生這一現象的契機，是一九七三年末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帛書的發現。這批珍貴帛書裏有黃帝書（我同意唐蘭先生主張即漢志的黃帝四經），很多觀點和語句與鵽冠子相同，確證後者是先秦古書，而且是黃老一派的要籍。由此，國內外都有學者致力於鵽冠子研究，發表了一系列論著。爲了推進有關工作，一部好的鵽冠子校注的工作實爲迫不及待。

黃懷信教授適時地擔當了這項工作。他在西北大學任教已久，在文獻研究整理方面

前言

鵽冠子是一部先秦道家的著作，最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由於書中有不少文句與西漢賈誼鵽鳥賦相同或相似，長期以來被視為偽書，遭受冷遇。一九七三年長沙馬王堆帛書黃帝書出土以後，因其與帛書亦有不少相同或相類似的語句，從而又時來運轉，獲得了新生，成為海內外學人研討的「熱門」。

一 鵽冠子的著作者

關於鵽冠子的著者，漢書藝文志班固自注：「楚人，居深山，以鵽爲冠。」顏師古注曰：「以鵽鳥羽爲冠。」應劭風俗通義（佚文）曰：「鵽冠子，楚賢人，以鵽爲冠，因氏焉。」隋書經籍志注曰：「楚之隱人。」舊唐書經籍志注曰：「鵽冠子撰。」藝文類聚卷三十六隱逸上引袁淑真隱傳曰：「鵽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敝履空，以鵽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煖常（嘗）師事之，後顯於趙，鵽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煖絕。」高

士傳有同說。

從上面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知道，鵲冠子的作者鵲冠子係楚人，是一名喜以鵲鳥羽毛爲冠飾並以之爲號的隱士，而且曾做過馮煖的老師。馮煖就是龐煖，「龐」與「馮」古音相近，故多互用。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附李牧傳索隱曰：「煖，即馮煖也。」李牧傳載：「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是龐煖爲燕將，係趙人。那麼，鵲冠子本人又當到過趙。

鵲冠子係楚人，從鵲冠子本書即可得到證實。如王鈇篇所記「柱國」、「令尹」等官名與官制，爲楚國所特有。鵲冠子爲隱士，觀其名號不用真名即可不疑。曾爲龐煖師，從世賢、武靈王二篇記龐煖事可得到證實，因爲二篇的思想與全書一致，而且世賢篇記趙卓（悼）襄王與龐煖對話，龐煖兩次提到楚王（「楚王臨朝爲隨兵」、「楚王聞傳暮誠在身」），也足以作爲佐證。關於鵲冠子到過趙，從鵲鳥的產地可以得到證實。說文解字云：「鵲，似雉，出上黨。」山海經中山經「（輝諸之山）其鳥多鵲」，郭璞注云：「音曷，出上黨，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勇健，鬪死乃止。」上黨，戰國魏地，後屬趙，在今山西長治地區。現代動物學研究也表明，歷史上鵲馬鵲（即鵲）主要分佈在今山西東北及河北西北部山地。

這一地區，戰國晚期正屬趙地。又據後漢書輿服志下，趙武靈王曾以鷩「表武士」（因其勇健善鬪），是趙國確有鷩。而楚地則無出鷩鳥的記載。既然鷩冠子常以鷩羽爲冠，則其必定居住在出產鷩鳥之地，亦可見鷩冠子曾居於趙。

以上分析說明，鷩冠子作者確係一名出生於楚、遊學並定居於趙、喜以當地所產鷩鳥羽毛爲冠飾並以之爲號、曾做過龐煖老師而已佚名的隱士。

二 鷩冠子的篇卷

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鷩冠子一篇。」隋書經籍志著錄：「鷩冠子三卷。」韓愈讀鷩冠子云：「鷩冠子十有六篇。」崇文總目著錄：「鷩冠子三卷，今書十五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鷩冠子三卷，十五篇。」今本分三卷，十九篇。另外也有作八卷者，是與墨子等書的混編，可不論。

那麼今本是否漢志之舊呢？前人論此，多持否定態度。如崇文總目曰：「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世（柳宗元）嘗辨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鷩冠子者。」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四庫書目鷩冠子三卷」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姚際恒古今

偽書考曰：「漢志止一篇，韓文公（愈）所讀有十六篇，四庫書目有三十六篇，逐代增多，何也？意者原本無多，餘悉後人增之歟？」四庫全書總目云：「漢志作一篇，而隋志以下皆作三卷，或後來有所附益，則未可知耳。」這是前人以今書非漢志之舊、古今本篇卷相差懸殊的看法。

今考漢志著錄書籍，多「篇」「卷」互用，而每家總計，則「篇」「卷」同計爲「篇」，說明其「篇」與「卷」相當。因而，漢志之「一篇」，不當與今十九篇之篇同觀，而應視爲卷。而卷之大小，由人劃分，古今可以有異。所以，漢志僅一篇，尚不能證明今本非漢志之舊。

也有以今本鵷冠子爲漢志鵷冠子與漢志兵家龐煖或縱橫家龐煖合編本者。如胡應麟四部正訛曰：「藝文志兵家有龐煖三篇，鵷冠子兵政稱龐煖問（按今本作「龐子問」），而世賢、武靈王等篇直稱煖語，豈煖學於鵷冠，而此二篇自是煖書，後人因鵷冠與煖問答，因取以附之歟？」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則進一步指出：「兵家龐煖三篇，汪刻本漢書作二篇，合此鵷冠子一篇，正符三篇之數。」王闔運題鵷冠子云：「漢書藝文志鵷冠子在道家，又龐煖二篇在縱橫家。隋志則鵷冠子三卷，無龐煖書矣。」則隨（隋）三卷者，因合煖二

篇與？」

考今本十九篇中，十二篇爲專題論文，七篇爲對話。七篇對話中，近迭第七、度萬第八、王鈇第九、兵政第十四、學問第十五五篇均記龐子與鵠冠子的對話，皆以「龐子問鵠冠子」開篇，而世賢第十六記趙卓（悼）襄王與龐煖的對話，以「卓（悼）襄王問龐煖曰」開篇；武靈王第十九記趙武靈王與龐煖的對話，以「武靈王問龐煖曰」開篇。可以推測，以「龐子問鵠冠子曰」開篇的五篇，係一人手筆，而且此五篇與十二篇專題論文在內容上有完整性，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以「（趙）王問龐煖（煖）曰」開篇的二篇，則又係一人手筆，因爲一稱「龐子」，一稱名，昭然有別，而且內容上亦欠相屬。又以常理，言龐子問鵠冠子，自係鵠冠子書中事；而趙王問龐煖，與鵠冠子無關，不得屬鵠冠子，而正當名龐煖或龐煖。而龐煖實際上就是龐煖，因爲「煖」、「煖」二字古音相同，陸佃注亦云：「煖，一作『煖』。」是古本有直接作龐煖者。所以，世賢與武靈王二篇當係龐煖書。那麼此二篇又當屬哪一家龐煖呢？從內容看，世賢、武靈王二篇所記，有兵家性質。如世賢龐煖曰：「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庶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武靈王篇

更是通論「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言「此陰經之法、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正類兵權謀家言，而不似縱橫家語。所以今本世賢、武靈王二篇，當係漢志兵權謀家之龐煖。然而兵權謀家之龐煖通行本漢志作三篇，而今本鵷冠子中又找不出另一篇當爲龐煖書的文字，而且其餘十七篇本身又有完整性，看來兵家之龐煖，祇有從汪刻本漢書作「二篇」了。除二篇以外的十七篇，既然在思想內容及文字上具有完整性，那麼就應當是漢志道家鵷冠子之舊。所以今本鵷冠子當是漢志道家鵷冠子與兵權謀家龐煖之合編。

今本十九篇，除去龐煖二篇，尚有十七篇，仍與韓愈所見不合，蓋今本泰鴻與泰錄二篇，原本當是一篇，而後人分之。因爲泰鴻與泰錄均論天、地、人三才之道，從內容上看是一個整體；從篇名看，「錄」是記錄、登錄的意思，泰錄篇未出現「泰錄」，却以「人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以爲物稽「開篇，與泰鴻篇開篇「泰一者，執大同之制，調泰鴻之氣」相貫應，可見泰錄是泰鴻的續錄。

那麼今本是何時所合，十九篇又是何時分定的呢？

考最早引鵷冠子而文在十七篇之外者，爲唐高祖武德年間歐陽詢等人所撰的藝文

類聚。該書卷十九引鵷冠子曰：「趙武靈王問龐煖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見今武靈王篇，說明當時已合。唐太宗貞觀年間魏徵等人撰作的羣書治要引鵷冠子，亦及世賢篇，是唐初龐煖二篇已在鵷冠子。所以，隋書經籍志所著錄的三卷本，必爲已合之本，因爲隋志即魏徵等人所撰。隋志本爲五代史志，其書之撰，總括了梁、陳、齊、周、隋五代官私書目之所著，所以今本鵷冠子之編，很可能在梁、陳以至魏、晉以後，因爲魏、晉間官家校書頻繁。當然，十九篇之分定，即泰鴻篇被一分爲二，也就是合編者之所爲了。因爲今本世賢、武靈王並非簡單地編排在後面，而是有所調整。

十九篇之分既在韓愈之前，韓愈讀之，爲何祇言「十有六篇」呢？我們說，韓愈所讀，當是尚未編入龐煖二篇的原本鵷冠子，因爲我們知道，對書籍進行重新編輯分篇，一般都是官家校書時所爲，而官家所校之書傳至民間，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民間原有的舊本不可能沒有流傳。那麼，韓愈所讀爲未被編合之舊本，也就不奇怪了。至於宋人所見的十五篇本，又當是未編舊本之殘缺。這又說明，直到宋代，鵷冠子一直有兩種不同的版本在流傳。

三 鵲冠子的撰作時代

原本鵲冠子，即十二篇論文和五篇以「龐子問鵲冠子」開頭的對話，所記最晚之事，爲燕將劇辛兵敗自刎。世兵篇云：「劇辛爲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刎。」那麼，其撰作自應在此事之後。史記燕召公世家記此事曰：「（燕王喜）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於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史記趙世家記此事曰：「（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擒其將劇辛。」史記李牧傳記此事曰：「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是劇辛之死在趙悼襄王三年、燕王喜十三年，即公元前二四二年。所以，至少世兵篇之撰作不能早於公元前二四二年。至於其他諸篇，或許有更早者，因爲武靈王篇記武靈王問龐煖（煖），龐煖（煖）答言所講「陰經之法，夜行之道」，與夜行篇「聖人貴夜行」思想完全一致，是當時龐煖（煖）已受學於鵲冠子。這也說明，鵲冠子夜行之說，當時已有。趙武靈王公元前三二五至前二九九年在位，即使是武靈王晚年，去

悼襄王三年亦已五六十年。所以，鵷冠子一書，當是鵷冠子一生學術的結晶，其撰作年代跨度當較大，而最終完成，當在公元前二四二年以後，但也不會太晚，因為一則是年齡的關係，二則是不避「遷」字。如王鈇篇云：「不見異物而遷。」泰錄篇云：「與時遷焉。」世兵篇云：「幹流遷徙。」而「遷」則是繼悼襄王以後趙王的名諱。所以，原本鵷冠子的完成，當在趙悼襄王之世。悼襄王在位九年，公元前二三六年卒，那麼，鵷冠子的最終完成，就當在公元前二四三至前二三六年間。又從「龐子」稱謂看，也許有人會以為這是龐煖弟子的手筆，其實不然。我們知道，「子」確是對人的尊稱，但鵷冠子與龐煖雖有師徒關係，而年齡則不會相差過大，因為二人都經歷了趙武靈王與趙悼襄王世，而二世本身已達六十年。加之龐煖早年已學有所成（答武靈王可知），也是一名學者，所以，鵷冠子爲了表示尊重而稱龐煖爲龐子，完全可能。而若謂係龐煖弟子所作，則其不可能對鵷冠子的思想、語言瞭解如此清楚，而且時代也不相當，因爲全書沒有更晚的事件。

至於原爲龐煖的世賢、武靈王二篇，時代自當稍晚，因爲世賢篇提到「卓（悼）襄王」謚號。趙悼襄王卒於公元前二三六年，所以，世賢之作，至少要在公元前二三六年以後。悼襄王卒後其子趙王遷即位，七年而趙亡。二篇稱「龐煖」，當是其本人手筆；又篇中沒有